

草原变迁与内蒙古草原文化现代化

周竞红

(中国社会科学院 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北京 100081)

〔摘要〕 草原文化蕴藏的智慧、价值和功能日益为人们所认知和珍视, 古老的草原文化走向现代化是时代选择, 在这一选择中, 内蒙古有着特定的制度和社会环境基础。北部草原文化现代化的选择已经超越其文化现代承载者——蒙古民族, 成为惠及和提升本区域竞争力和中华现代文化创新力的选择。草原文化现代化将在着力于牧业现代化和人口素质的普遍提升中, 创新并获得丰硕成果。

〔关键词〕 时代; 草原文化; 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 C9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8575 (2015) 02-0028-05

DOI:10.15970/j.cnki.1005-8575.2015.02.004

文化总是与时代变迁密切相关并受时代的深刻影响。自20世纪以来, 在中国大变革的时代里, 内蒙古草原文化加快了其变迁的脚步, 对北部边疆发展影响深远。今天, 在人类社会以工业化和城镇化为标志的现代化浪潮中, 草原文化似乎正在失却其开放力、流动力和生长力。草原文化在自然生态的变迁中、在与工业化、城镇化和市场化竞争中悄然流失和演变。在工业化、城镇化扩张过程中, 草原文化如何找到生长力? 现代化的草原文化是何样貌? 这些都是思考草原文化现代化不可回避的问题。本文试从不同时代草原文化发展特征入手, 讨论草原文化转型与现代化的几个关键问题, 以期对草原文化现代化的重要性和路径选择讨论有所贡献。

一、农耕时代的草原文化

草原畜牧业是从业者为适应草原自然生态谋求生存而创建的生计方式, 人类社会在创建这一生计方式进程中形成的文化成果便可称为草原文化。游牧社会生活并非人们想象的那样浪漫, 而是“人们利用边缘、不稳定自然资源的一种经

济、社会生态体系——生活中处处充满危机与不确定”。当然, 游牧生活亦非人们以为的那样“原始”, 人们具有“对自然(地理环境与生物)高度技术性的理解与掌握, 并配合经济、社会各方面之种种精巧设计”,^{[1](P.1)} 正是在应对生存问题以及适应自然过程中的种种智慧创造了草原文化, 世界上各种不同纬度、地形与植被环境的游牧皆有其特色, 游牧具有多样性。^{[1](P.2)} 游牧的多样性决定草原文化的多样性。换言之, 不同地域的草原文化尽管在生计方式上有着高度同一特性, 在文化形态上则往往各有特色。

孕育于蒙古高原的草原文化历史悠久, 草原文化从来不是停止不前的文化。草原文化的发展不仅与自然环境密切相关, 还与区域群体关系相互动密切相关。关于草原文化的早期信息除了草原游牧群体日常生活及各种文化事项中传承的文化要素信息外, 方块汉字是草原文化信息最早的记述符号之一。借助这些记述, 人们不仅可探知草原文化最初的形态, 而且还会瞥见草原文化的发展轨迹。《史记·匈奴传》中所记述的是农耕社会眼中的游牧社会, 这是一个“随畜牧而

〔收稿日期〕 2014—09—28

〔作者简介〕 周竞红(1963—), 女(蒙古族), 内蒙古翁牛特旗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 博士。

转移”、“逐水草迁徙”的社会，这个社会不同于建立“城郭”并依“耕田”之业的中原，也没有“文书”用以规范人们的行为，而是“以言语为约束”。牲畜结构以马、牛、羊为主，牧业生产外辅以猎业，衣食结构便因之而“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至于与农耕社会礼法有突出差异的内容也有记述，如“贵壮健，贱老弱。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其俗有名不讳，而无姓字”。^[2] 这些信息都是草原文化的基本历史信息。借助于汉字史籍记载，我们也可以获得草原文化进步发展的信息，比如到辽代，今日内蒙古境内，较之秦汉时期的记述，游牧社会的发展已卓有成效，当时“已内建宗庙朝廷，外置郡县牧守，制度日增，经费日广，上下相师，服御浸盛”。^[3] 这些信息表明，草原文化在其发展进程中吸收了农耕文化的影响，举凡政治文化、经济文化内容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文字业已创建，至于蒙元时期，更是草原文化与农耕文化深入互动和发展的时期。

草原自然环境和游牧人适应环境而选择畜牧业生计方式的全面互动，有机地构成培育草原文化的基本物质基础，相对于农耕，游牧社会流动便利，其社会不同群体在权力、自然资源和生存争夺中不断相融，使得草原文化在传承、借鉴、融汇中缓慢发展。最为特别的是草原文化与农耕文化在这样一个漫长的历史变迁进程中形成了互补且动态竞争关系。观察王朝中国时期的历史，我们看到王朝政治形态的差异深刻影响着草原文化与农耕文化之间的关系。在中央王朝“大一统”政治形态下，如果是农耕文化为核心建构的“大一统”政治，草原文化常常作为农耕文化的敌对者或竞争对手存在，游牧社会的强大流动力成为草原文化与农耕文化对抗的重要优势，并往往成为消耗或瓦解“大一统”中央政治的力量，中央政府往往以“防”或“御”为上策；如果以非农耕文化为核心的“大一统”中央政治，往往建构中央权力者本身就与草原文化有着直接的联系，因而，草原文化成为维护“大一统”政治不可缺少部分，草原文化与农耕文化便在一体王朝政治中互动。在“大一统”政治被分化的时代，草原文化与农耕文化不同群体间一方面存在着激烈的利益冲突，甚至战争，另一方面则存在着局部的合作而且是深度合作，

草原文化与农耕文化的融汇亦在这一进程中发生，并各自获得发展力量。不论何时，游牧生计方式供给的不足使农耕社会的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对游牧社会极具吸引力，双方之间经济生活互补显而易见。

总之，农耕时代的草原文化发展和变迁十分缓慢，究其原因则在于草原文化天然的弱点：流动性大，积累能力较差，承载力受到自然环境约束难以扩展，这些都成为草原文化天然的缺陷。社会生产力决定了其独具特色的社会关系，以及与农耕社会相互之间既需求、合作，又矛盾和冲突的复杂历史关系。

二、牧业现代化与草原文化

现代化与现代性是以工业化为基础谋求社会生产力进步的时代属性，也是在技术变革与创新推动下，使经济结构和运行规则趋向利益最大化时代，由此农耕文化被置于劣势地位。工业化和现代化在相当长的时期似乎都以“齐一化”或“同质”化为目标，21世纪以来又辅以知识化、信息化。草原文化和农耕文化一样面临着如何现代化的难题。现代化目标、手段和技术通过行政、人口杂居、人口文化素质提升在多方面影响着游牧业和游牧生活，从多个层面悄然改变着草原文化内容、结构、状况和走向。

从理论上来说，我们所说的现代化具有指称行为和状态的双重意义，即成为现代的、适合现代需要的行为和过程，和具有现代特点的、满足现代需要的状态。现代化也往往被视为一个社会变迁的类型，或社会、经济、政治体制向现代类型变迁的过程。有一种现代化理论认为，现代化是文明变化、文明行为、文明转型、文明状况、国际竞争、历史过程几个密切关联的层面及其相互影响。从世界范围来看，自18世纪以来，现代化被分为两个阶段：以工业化、城市化和民主化等为典型特征的第一次现代化；知识化、信息化和绿色化等为典型特征的第二次现代化。从文明转型来看，第一次现代化是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型，第二次现代化则是工业文明向知识、物质、生态文明转型。^[4] 从人类社会现代化的大背景观察，草原文化现代化问题，除需要充分考虑人的现代化宏观目标外，显然需要顾及草原文明变化、转型，使之处于现代文明行为和现代文

明状况统和之下，这一历史过程无论从理论还是从实践上而言都将是一个复杂历史过程。作为经济类型，游牧经济是草原文化生长的基本经济形态，这一经济形态一般被视为农业经济亚型，从文化大类分划上来看，草原终究属于大农业范畴，传统草原文化形成的经济基础为逐水草而居的家庭式小生产，主导产业则以食物生产为主，核心技术亦为食物生产技术，自然资源利用仍然仅限于草原资源及牲畜等可直接利用的自然资源，基本经济制度围绕草原资源和牲畜的分配展开，经济资源的分配则按权力结构分配，环境制度以适应自然为主，基本社会制度曾长期运行于奴隶制和封建制之上。

内蒙古草原游牧业的规模性、深度变迁始于农耕生产的大规模北进，或游牧封建主利益驱动的南下，游牧社会的发展，文字的创制、制度的文字化、物质生产的多样化、定居倾向的出现等都成为草原文化适应自然社会的环境变化取得的成果。清代中后期，先是在长城沿线形成农牧交错带，后随着“放垦”成为清王朝以至民国时期的国家策略，今天所称的内蒙古区域无论是人口民族构成，还是游牧业在地区经济中所占比重均已发生重大而快速变迁，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定居游牧者转营农耕或兼顾牧养大规模出现，定居和半定居聚落日益增多。可以说，是农牧人口的直接接触，以及游牧者居住方式变更而不是牧业技术进步推动草原游牧方式转型，这一转型影响到草原文化的构成要素变迁，开启了以游牧业为基础的草原文化从自成单元体系的缓慢变迁转向与农耕共存互动的快速变迁时代。

清末民国时期的草原文化在国家政治转型未稳的状况下，已成为衰弱的文化，从生产结构、人口素质到社会政治结构呈现危机之势。20世纪50年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步入第二次工业化阶段，中国社会亦在此时建立人民中国政治，内蒙古草原由此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草原游牧业植入新的组织管理方式和目标，在革命的语境下，封建社会结构被彻底改造，草原文化面临着更为迅猛的转型。受到线性发展思维的影响，终结游牧生产和游牧生活方式的发展目标在相当长的时期曾深刻影响游牧业的生产定位和发展目标。一方面我们看到牧业生产保障条件改善，如打井、种草、围栏、灭鼠等，另一方

面，畜群管理水平不断提高，一些畜牧科学技术得到应用，如畜群疫病的防治、畜群过冬措施的落实等，同时也拓展了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提升了畜产品的商品率。受到特定发展观念的影响，很多时候，牧业生产规划管理被简单等同于农耕生产，人口的剧增和草原面积的缩小，使牧业生产的流动性受限，超载过牧、草原退化、沙化、盐碱化趋势日益显著，保障牧业发展的最重要环节——天然草原承载力被忽视。定居、畜产品大量增加、草原管理网围栏化、耕作比重快速增加等给牧区生产发展和生活改善带来益处的种种行动和措施，并不完全是草原文化发展的福音，特别是那些给草原自然生态恢复带来巨大冲击的行为正在成为牧业走向现代化的严重障碍。

牧业生产现代化是牧业现代化的核心环节，也是草原文化得以持续发展的根本物质基础。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内蒙古就开展过如何推动牧业现代化的大讨论。有讨论者认为应利用国内外研究成果，促进牧业生产现代化，牧业现代化应以牧业科技现代化为先导；^[5]有研究者指出了中国式牧业现代化应采用世界最先进科学技术和设备，用现代管理方法，以最低成本获得最优产品，使牧业稳定发展并达到较高劳动生产率，同时实现草原现代化、畜群良种化、生产过程机械化半机械化。^[6]改革开放之后，内蒙古在试图改善牧业生产发展速度慢、生产效率低、畜产品商品率低和生产不稳定方面打破常规，寻求现代化解决办法。提高劳动者文化素质、科学养畜、发展专业化生产、畜群良种化、改变追求存栏率的旧观念均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草原资源减少和草原生态退化也正在对牧业现代化提出直接挑战。作为一个牧业大区，2006年内蒙全区牧草地面积6564.85万公顷，占农用地的68.94%，内蒙古牧草地面积在全国省级行政区列第一位，2002年以前全区牧草地面积每年以2.4%的速度递减，自1999年至2006年，全区草地资源减少达118万公顷。^[7]近十年来工矿业发展对草原生态恶化产生了直接影响。由于游牧业本身的容量、对人们生活保障程度和承载力有限，游牧业从业者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不断降低，加之草场退化和工矿业对草原生态环境带来的新一轮冲击，草原文化现代化面对着一系列根本性挑战——草原生态环境恶化，农田比重增加，地下矿产资源

开发，草原管理在“科学”指导下日益碎片化等现象。如此严峻的资源环境状况，使牧业现代化面临着更为紧迫的任务。在全球化日益强势的开放年代，人口的流动已不限于国内区域之间，如同传统的农业经营在代际交替中被边缘化，传统牧业经营方式显然亦并不为牧区青年人乐于接受。事实上，传统游牧生产知识的断裂有年，加之游牧环境的变迁，牧业现代化面临着知识、观念、草原资源管理方式、现实利益等多方面的挑战。因而，没有环境友好化、牧业现代化支撑下的草原文化现代化，便可能使草原文化陷入消费主义文化—意识形态怪圈而销蚀于人们的物欲之中。

三、内蒙古草原文化现代化

文化从来都是在人们的社会选择中存续、发展，也从来都是在满足人们的基本生存、提升和改善人们生存状况中被选择而得以存续。一种文化的传承、存续和发展还需要有一些关键性的要素，比如书写系统及其在新环境下的适应与持续发展、面对大众媒体兴起的消费主义文化—意识形态，特别是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影响，每一种前工业文化都面临着存续和发展的选择挑战，人们必须做出选择，也必然做出选择，结果无外是文化在竞争中走向现代化，或在自我封闭中走向消亡。

草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内蒙古区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整体现代化追求大趋势驱动下，草原文化现代化大势无可选择，内蒙古草原文化现代化是区域现代化的重大主题。内蒙古推动草原文化现代化存在着两大优势：

第一，基本政治制度的保障和良好的物质基础优势。

民族区域自治作为基本政治制度成为少数民族各项权益的制度保障。内蒙古正是这一基本政治制度最早的实践者。自治区政府为提升区域文化竞争力，应依法承担草原文化现代化推手的职责。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快速提升，可为草原文化现代化提供物质基础。能够满足各民族群众生存、发展、交流、交往的新型草原文化是内蒙古草原文化现代化的根本目的。自治区政府在推动内蒙古草原文化现代化过程中，要着力推动牧业

本身的现代化，以科学发展为导向充分考虑牧业发展的空间容量，处理好牧业现代化的生态效益与工业开发的经济效益之间的关系；同时，还应注重传统游牧业和草原生态的观念文化的现代化，更确切地说是在文化升级中扬弃传统文化，使草原文化在与周边文化互动中获得创新力。良好的生态环境、稳定而有成效的区域经济发展、人口素质的逐步提高和人们基本生活需求的满足将为草原文化创新发展提供良好条件和驱动力。

第二，宽松的社会环境，明确的社会共识。

草原文化孕育于传统畜牧业生计方式和天然草原自然生态环境，如果用经济利益或利润这样的标尺衡量，在与农耕、工业的比较中，草原经济有其显著而先天的缺陷。如若从生存智慧和人与自然关系方面考量，草原文化则有其显著的先天优势。普通人对远离自身生活的文化现象总会怀有各种各样的偏见，这是人类认识世界能力特性使然，百年来人们对草原文化的态度、评价和认知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中国北方草原文化古老信息的记述是借助农耕文化的成果——方块字得以为后人所窥知，而草原文化创建者——各游牧群体之裔，则将草原文化的基本信息保留在畜牧业生计方式和草原生活一系列规范之内。当然，各游牧群体并非在完全封闭状态下创建草原文化，从创建和发展进程来看，草原文化相较农耕文化更具开放性、流动性和交融性。从草原文化成长的历程来看，辽阔而开放的自然地理环境亦促成了相应的社会环境，在人地关系、人际关系方面有着与游牧生计方式相适应的规范。内蒙古自治区成立以来，区域内各民族间的交往、交流和依存已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之势，宽松的社会大环境，已使草原文化成为区内各民族共享的文化形态，因而，推动草原文化现代化在全区有着明确的社会共识，被视为提升区域发展竞争力和创新的重要途径。

内蒙古草原文化现代化选择已经超越其北部草原文化当代承载群体——蒙古民族，成为惠及提升本区域竞争力和中华现代文化创新力的选择。草原文化现代化不仅对牧业人口共享社会发展成果有着直接的作用，对于内蒙古自治区维护国家统一和稳定发展作用的发挥亦有直接影响。草原文化在整个蒙古高原上的历史影响，决定了内蒙古草原文化率先实现现代化将对中蒙关系未

来发展和中国在国际竞争中处于更为有利地位产生正面影响。草原文化现代化着力点应在培育游牧业现代化生长点,在这一进程中应高度重视牧区社会人口科技文化素质提升,以技术推广为切入点,整体推动牧业从业人口技术水平。自治区可在建构蒙古语牧区技术推广系统和社会服务系统框架中,积极吸纳区内各高等院校蒙古语人才和汉语授课科技人才,面对基层的技术服务体系建设既可扩大社会就业,又可充分增强蒙古语社

会活力和影响力,挖掘草原文化古老智慧为现实服务,提高自治区政府提供均等公共服务的能力,促进各民族青年人才的充分合作,共同推动草原文化现代化成果的获得。因此,内蒙古草原文化现代化之貌不应是一般城市化的翻版,而应是在适应生态环境总体限制的前提下,通过管理、技术和文化创新而建设出的新面貌。适度分散而非高度聚居才是牧区在自然生态承载力内走向现代化的空间布局特征。

(参 考 文 献)

- (1) 王明珂. 游牧者的抉择 [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 (2) 司马迁. 史记·匈奴列传 [Z]. 卷一一〇. 北京: 中华书局, 1962.
- (3) 脱脱等. 辽史·志 [Z]. 食货志上.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 (4) 何传启. 现代化科学概论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5.
- (5) 姜铁城. 牧业现代化离不开牧业科技现代化 [N]. 内蒙古日报, 1979-11-29-06.
- (6) 田果良. 关于中国式牧业现代化问题的探讨 [N]. 内蒙古日报, 1979-06-23-02.
- (7) 胡存智, 王广华. 2006 年中国国土资源报告 [M]. 北京: 地质出版社, 2009: 149.

Prairie Changes and Modernization of Prairie Culture of Inner Mongolia

ZHOU Jing-hong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nd Anthrop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81)

[Abstract] The wisdom, value and function of prairie culture are more and more acknowledged and treasured by people and it is the choice of the time to modernize the ancient prairie culture. In making this choice, Inner Mongolia has its special institution and social environment. The choice of modernization of Northern prairie culture has surpassed its carriers of cultural modernization, the Mongolians, and has become the choice of benefiting and uplifting regional competitive power and innovative power of the Chinese modern culture. The modernization of prairie culture will be focused on modernizing animal husbandry, promoting population quality and making innovations with great achievements.

[Key words] time; prairie culture; modernization

(责任编辑 李 劼)